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四回 換青衣二帝慘蒙塵 獻黃柑孤臣完大義

卻說金兵羈留二帝，並后妃宗室盡驅歸北。因追索金銀緞匹不完，屯紮在駝牟岡。其時四野蕭條，萬民塗炭。戴宗、楊林要到飲馬川回覆李應，燕青道：「我有樁心事未完，再消停兩日。」問他，又不肯說。次早對楊林道：「今日我同兄長到一處去完心事，戴院長且住在這裡。」燕青扮做通事模樣，拿出一個藤絲織就紫漆小盒兒，口上封固了，不知甚麼東西在裡面，要楊林捧著，從北而去。約有十五里多路，只見一座山岡下，平坡之上，紮一個大營。排千餘頂皮帳，數萬金兵屯駐。楊林道：「怎麼走到這個所在來？」燕青道：「你只不要開口，只顧隨我走。」到得營邊，楊林舉目一看，但見：刀槍密密，戈戟重重。皂雕旗，閃萬片烏雲；黃皮帳，映千山紫霧。如山馬糞，大堤上消盡無數鶯花；遍地人頭，汁渠中流出有聲膏血。悲笳吹起，慘動鬼神；吶喊聲齊，振搖山嶽。石人見了也生愁，鐵漢到來多喪膽。

楊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，見了不覺毛髮直豎，身子寒抖不定。燕青神色自若，向著守營門的官丁打了一回話，叫小校執枝令箭引他兩個進去。轉過幾個大營盤，中央一座帳房，內有二三百雄兵把守，擺列明晃晃刀槍。只見太上教主道君皇帝，頭戴一項黑紗軟翅唐巾，身穿暗綠團花九龍環繞的袍子，繫一條伽南香嵌就碧玉帶，著一雙挽雲鑲錦早朝鞋。一片紅氈鋪著，坐在上面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燕青走進帳房，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五拜，叩三個頭，跪著奏道：「草野微臣燕青，向蒙萬歲赦免。罪犯流落江湖，天高地厚之德，粉身難報！今聞北狩，冒死一觀龍顏。」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，問：「卿現居何職？」燕青道：「臣是草野布衣。當年元宵佳節，萬歲幸李師師家，臣得供奉，昧死陳情，蒙賜御筆，赦本身之罪，龍札猶有。」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，墨跡猶香，雙手呈上。道君皇帝看了，猛然想著道：「原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。可惜宋江忠義之士，多建功勞，朕一時不明，為奸臣蒙蔽，致令沉鬱而亡。朕甚悼惜！若得還宮，說與當今皇帝知道，重加褒封立廟，子孫世襲顯爵。」燕青謝恩。喚楊林捧過盒盤，又奏道：「微臣仰觀聖顏，已為萬幸。獻上青子百枚、黃柑十顆，取苦盡甘來的佳識，少展一點芹曝之意。」齊眉舉上。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，接來啟了封蓋。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納在口中，說道：「連日朕心緒不寧，口內甚苦。得此佳品，可以解煩。」歎口氣道：「朝內文武官僚，世受國恩，拖金曳紫。一朝變起，盡皆保惜性命，眷戀妻子，誰肯來這裡省視？不料卿這般忠義，可見天下賢才杰士，原不在近臣勳戚中！朕失於簡用，以致如此。遠來安慰，實感朕心。」命內監取過筆硯，將手內一柄金鑲玉把白紈扇兒，吊著一枚海南香雕螭龍小墜，放在紅氈之上，寫一首詩道：

笳鼓聲中藉蠶茵，普天僅見一忠臣。

若然青子能回味，大賚黃柑慶萬春。

寫罷，落個款道：「教主道君皇帝御書。」就賜與燕青道：「與卿便面。」燕青伏地謝恩。上皇又喚內監：「分一半青子黃柑，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，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。」內監領旨而去。燕青還要俄延，當不得執令旗的小校連次催促，止不住淚落滿腮，上皇亦掩面而泣。又降玉音道：「和議已成，蒙金朝大元帥許放我父子回朝。那時宣卿特授清職。」燕青復拜了四拜，隨小校而出。守營官見燕青手內紈扇上有字跡，恐傳遞機密事情，細細盤問，燕青解與他聽，方才放出。

兩個取路回來，離金營已遠，楊林伸著舌頭道：「嚇死人！早知這個所在，也不同你來。虧你有這膽量！」燕青道：「遇著要緊所在，再變不得臉色，越要安舒，方免疑惑。我已完了這件心事了。當初宋公明望著招安，我到李師師家，卻好御駕到來，乘機唱曲，乞這道恩詔，實是感懷聖德。可憐被奸臣所誤，國破身羈，中心不忍，故冒死朝見，以盡一點微衷。他還想著回朝，這是金人哄他的說話，恐永世不能再見。」楊林道：「天下多說是個昏君，今日看他聰明得緊，怎麼把錦繡江山弄壞了？」燕青道：「從來亡國之君多是極伶俐的，只為高居九重，朝歡暮樂，哪知民間疾苦！又被奸臣弄權，說道四海昇平、萬邦寧靜，一概的水旱饑荒、盜賊竊發皆不上聞。或有忠臣諫諍，反說他謗毀朝廷，誅流貶責。一朝變起，再無忠梗之臣與他分憂出力，所以土崩瓦解，不可挽回的。」楊林道：「我們平日在山寨長罵他無道，今日見這般景象，連我也要落下淚來。」

兩個說著，走不上五里路，只聽得一片哭聲。一隊兵押著男男女女二三百的難民，都是蓬頭垢面，衣衫襤褸，號啕的哭來。走得慢的，那兵丁拿藤條劈腳打來。燕青、楊林閃在一邊，讓他們走過。內中有個中年婦人，攜著一個青春女子，見了燕青，一把扯住，哭道：「小乙哥，你救我母子兩個！」拿藤條的又是一棍，道：「還不快走！」那母子哀求道：「要納銀子時，遇著親人，也要通個信設處。」又哭道：「小乙哥，二員外比責不過，已身故了。還要八百兩銀子，才可足數。如今家資蕩盡，女流之輩，哪裡得來？開封府不顧死活，把我母子二人和一班未完的，解到金營追比。若三日不完，帶到大名府老營裡去。再若不清，拿去作奴婢驅使。少年有姿色的賣為娼妓。這怎麼做得？你是至誠君子，必要救我母子二人性命，再不忘恩！」燕青滿口應承道：「二安人不必憂心，我小乙明早必來回贖。二員外身亡我知道的，只因京城圍住，進來不得。今見了二安人和小姐這般慘狀，如何不動念！」二安人又千叮萬囑，灑淚而去。燕青又挑著愁擔子，回到莊上，與戴宗說知：「朝見道君皇帝，進獻黃柑青子，蒙聖恩賜這柄白紈扇，上面親題一首詩。」戴宗接過看道：「寫得這般好字，卻救不得身陷國亡，說也可憐！」楊林道：「院長，你不見金營中這般威勢！我見了膽寒起來，虧小乙哥不動聲色。」燕青道：「這個心事也算完了。只是盧二安人和小姐解到金營，還要八百兩銀子才好回贖。莫說我受東人這般抬舉，二安人是他至親瓜葛，該當搭救報恩。楊林哥，你見的那般慘狀，鐵石人也要慈悲！我從山寨裡分給的，並從征賞勞的，都積在這裡，一毫不敢妄用，思量做些正經事。今日去回贖二安人、小姐，極是正經事了！難道是守錢虜吝惜財物的？但不知有這許多也沒有，待我取出來看。若湊得來，又完了我身上一件心事。」

走進房裡，傾囊倒篋，盡數取出來，稱估一番，正符其數。歡天喜地的道：「我便應承，唯恐不足，如今恰好，這是天從人願了。」叫小廝把報曉的公雞宰了，取著弩箭，同戴宗、楊林到岡子邊樹林裡。道：「我前日要上梁山泊，請兵救盧員外，身邊沒有盤纏，剛剩一枝弩箭，見一隻喜鵲飛來，我對天買卦：『若射得這個鵲，盧員外性命還有救。』一箭射去，正中喜鵲尾上。我今日兌足銀子要去贖回安人、小姐，這枯枝上一群的慈鴉，若贖得回，也要射一隻下來。」一眼覷定，叫聲：「如意子，不要誤我！」鷹的射去，倒跌下兩個。原來弩箭鋒利，慈鴉並棲，射透一隻，傷著那只翼翅，也墜下來。燕青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本意要中一隻，卻是連中，正應他母子二人。」正說著，見個兔兒撲速的跑來，見了人往草中一鑽，楊林便隨手抓住，同那慈鴉拿回來整理起來，吃得歡暢。

次早又同楊林把銀子打作兩包背了，從舊路到駝牟岡來，尋著看守收餉銀的頭目說：「是開封府解來盧俊德的家屬婦女兩口莫氏、盧氏助餉缺額銀八百兩，今來交納回贖。」那頭目把餉簿查閱，果有這婦女兩口，尚少八百兩。喚出莫氏、盧氏當面認過，把天平兌足銀子，給了征收印票。二安人見燕青來納銀子已收過了，心中歡喜，思量同燕青走出，頭目喝住道：「往哪裡走！在開封府交納，只要此數目；既解到營中，還要三百兩常例。若去大名府，就要六百兩了。」燕青目瞪口呆，半晌開口不得，尋思道：「已盡數收拾，哪裡再討得來？」二安人兩淚交頤，只要尋死。燕青道：「也罷，限我五日再納常例。」頭目道：「若不拔營，十日便限你，拔起營來，一刻也限不得！兌足六百兩到大名，即刻便放。」燕青見那人是東京聲口，裝做金兵模樣，便道：「三百兩銀子也是小事，只一時不湊手。上下也同是本京人，略放些情面。」頭目道：「錢糧干係，一毫也通不得情。若是不捨得，連這八百兩也拿了去，只怕這兩口婦女到大名府要受苦哩！」楊林在旁，心頭火發，兩眼睜起，恨不得一刀就砍了他。燕青知道拗不過，安慰二安人道：「正額不缺，現有印票在此，五日內決尋這三百兩常例來，若到大名府，只索加上三百兩，必來相贖，不可心焦。」又取五兩零碎銀子遞與二安人道：「這銀子放在身邊，恐怕還要小使用，買些食用。」二安人哭謝，可憐又被他牽了進去。

楊林走出營門，說道：「怎奈這斯本是東京人，裝出這般腔子來勒掙人，哪裡看得過！」燕青道：「莫說這些小人，多有朝廷

大臣，一撥轉身子，就變了心腸。所以人心不好，天降禍亂，正好殺戮哩！這不必提起，只是哪裡去尋這三百兩銀子？」楊林道：「不難。要戴院長作起神行法，去山寨裡取了來就是。」燕青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故要他限五日，只恐怕來不及。」兩個有興而來，沒興而返，一步懶一步。走回對戴宗道：「極刁惡的是中國人！搜括金銀，本要和議，今京師已陷，二帝宮嬪俱住營中，眼見得和議不成了，便可饒了那些助餉的百姓，偏要獻勤解到金營，敲脂吸髓，竭盡無餘。正數不少也就罷了，又加出甚麼常例，睜起雙眼，不留一些情。你說氣得過氣不過！我想『救人須救徹』，這裡再無擺佈，要煩院長去飲馬川，說我一時仗義，要救安人小姐，尚少三百兩常例，求弟兄們完美這樁事。不知五日內，可往回得麼！」戴宗道：「空身轉回也來不及，帶著銀子作不得神行法，須用牲口馱著，五日決不能勾。」燕青道：「若移營到大名府，又增出三百兩，一發鼎致眾弟兄那借六百兩，敢懇院長作速竟到大名府城外，我同楊哥在哪裡等候。」戴宗依允，到五更自去不題。

燕青、楊林到午後又去駝牟岡，看拔營也未，只見淨蕩蕩地，昨夜就去了。道君皇帝和欽宗、六宮妃嬪、文武官僚，並助餉百姓、搶擄來的子女、玉帛，一齊北去。那營盤空地上，無非殺戮的死屍，牛馬撒的屎，臭穢不可當。燕青不勝感歎。有詩為證：

藝祖開基惠澤存，金甌無缺錦乾坤。

青衣行酒重遭辱，野老江頭聲自吞。

燕青道：「大營已拔，在此無益，我和你到城中去看看，明日起身到大名也未遲。」楊林道：「使得，看亂後的光景怎麼樣。」兩個迤邐行去，從宣化門進城。只見萬戶蕭條，行人稀少，市肆不開，風景悽慘。那龍樓鳳闕，依然高插雲霄，只是早朝時分，鳴鐘伐鼓，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趙的皇帝了。燕青不勝傷感。轉過兩條街，到盧二員外門首，見房子已被火焚，一片瓦礫之場。鄰人大半逃散，又增一番悲切。楊林道：「肚子已饑，沒處買東西吃。天色將晚，出城回去罷。」燕青走不上百步，見個人衣襟內包了二三升米走來，燕青認得是二員外家小主管盧成，叫住問道：「這房子幾時燒的？」那盧成見了，大哭道：「小乙哥，二員外死得好苦！安人和小姐又被解到金營去，小的去尋訪，管營門的不肯放進，杳無音信。聞得拔營到大名府去，也是死數。房子是破城時放火燒的，傢伙蕩盡，我在後巷裡賃間房子住。手內苦無一個錢，饑餒不過，把件衣服換得這三升米。」正說間，天忽然下起一陣驟雨來，盧成道：「且到小人家裡躲過雨。」燕青、楊林急走到後巷。

盧成推開門，是一間破房子，掇一條折腳的板凳坐下。燕青道：「安人、小姐解到金營，尚缺正數八百兩銀子，我已兌足，現給印票在此。還要六百兩常例，到大名府回贖，使人那借去了。我明日就趕到大名府去贖領回來。」盧成道：「難得小乙哥這般仗義！若論我但有傷心，要尋一貫錢，也沒處不出。」燕青見雨又不止，天色昏黑，出城不得，取出二錢銀子，叫盧成買些酒：「且過了夜，明早出城。你在此艱難，可跟我到大名去回贖安人、小姐。」盧成道：「小人也巴不得見安人一面，恁地便好。」到鄰舍家借了酒壺，不逾時，買了酒，提一塊熟羊肉回來，燙酒煮飯同吃了。沒有鋪陳，睡不得，同楊林就坐在板凳上打盹，巴到天明。盧成並無家業，一同出城。到莊上，燕青把細軟衣服裝做兩擔，兩個小廝，喚大的隨去挑行李，那小些的是本村人，把家內什物並田園產業，俱著他父母來居住看管。

他四個都換了服色，楊林提把朴刀，燕青跨口腰刀，掛了弩箭，盧成和大小廝各挑一擔行李。在路行了幾日，雨霖不止，道路泥泞，甚是難走，又多土寇乘機劫奪。燕青道：「這般泥泞天氣，男子尚然難行，不知二安人和小姐怎地受苦哩！本等納了正數就該放回，又增出常例。都是人心不好，大適逢著劫數，自然生出許多魔難來，把人性命細細消磨。」

一日天晴，正是五月間，甚是喧熱。燕青、楊林空身走還好，盧成、小廝挑著重擔子趕不上，長差一二里路。有座小岡子，燕青、楊林先走上，也覺喘急，坐在松樹下等他兩個來。半日不見到，燕青、楊林重複下岡，只見盧成空著身子如飛趕來，見了燕青道：「不好了！小廝被剪徑的害了，還要殺我，只得丟下擔子才走得脫。」燕青吃一驚，問道：「在哪裡害了？」盧成道：「東首廟邊。他在前面走，不防閃出兩個人，一棍打倒。我慌了，撇下擔子走來報知。」燕青、楊林回到廟邊，果見小廝頭破腦裂死於地下，燕青道：「可憐！這小廝隨我幾年，倒也乖覺，卻被人暗算死了。怎地抓出那毛賊與他報仇！」叫盧成廟背後掘一深坑，把他埋好，免得暴露。楊林與盧成把死屍抬到廟後，擇一塊平坦之處。又沒有鋤頭，怎生好掘？楊林將朴刀把泥土掘起，約有三四尺深，將來放好，把泥土蓋上，又尋兩塊石頭壓在上面，恐有野獸來侵犯。不多時埋好了，燕青道：「衣服盤纏都沒了，怎處？」楊林道：「我身邊還有幾兩銀子。」燕青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去趕宿頭。」

正要趕到廟前大路上，只見塵頭起處，金鼓齊鳴，有一起過路客商如飛的走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金朝大兵在此經過，隨路殺人，到哪裡躲避方好！」燕青、楊林也退了轉來，隱身在樹木深密處，偷瞧那金兵一隊隊的來，絡繹不絕，旌旗擁蔽，戈戟森嚴，一隊步兵一隊騎馬間雜而來，塵沙蹴起，半天昏黑。燕青道：「十來萬大兵，明日也過不完。這裡不可久住，萬一被他看見，性命難保。且去尋條小路，抄出大名方好。」遂取小路進去。

不上四五里，有個小村務，挑出酒帘。楊林道：「且買些酒吃，就好問路。」走進店中，叫酒保打角酒：「有甚麼過口？」酒保道：「大兵荒亂，宰不得牛，只有鹽煮豆子。」把三隻大碗，一盤煮豆，吃了一回。燕青問道：「這裡可有小路轉到大名府麼？」酒保道：「有條山路，比大路近一百多里。只是崎嶇險峻，不好行走。再走五里，便是金雞嶺，下嶺是野狐鋪，到大名只有一日路程了。」燕青道：「如此，快去。今日趕到野狐鋪安歇。」楊林算還酒錢，出門便走。果有五里遠近，見那金雞嶺卻也險惡。三個都立住腳，聽得雷鳴的響，不知甚麼聲音。有分教：狹路相逢天網密，軍中辯難故人歡。此去野狐鋪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燕青之忠君念舊不由勉強，隨他做不來。尋不到處，必要婉轉成就，完其本願。世徒賞其靈變機警，非知小乙哥之深者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）